我的童年记忆

李伟刚

“天黑了别在外边贪玩，记着早点回家！”是少年父母慈爱的叮嘱，是中年妻儿甜蜜的呼唤，是暮年对子女期盼的话语。家是亲人的期许，关爱的牵绊。回家，如同回到阳光明媚的春天，回到母亲一生一世的怀抱，回到阔别已久的童年。

突然想起写写自己的童年，是源于看到一则关于小孩被鞭炮炸伤的新闻。我的童年亦有同样的经历。

时间回溯到七十年代某个春节前夕。一天，我拿着鞭炮跟着我的二姐在一个邻居家玩，我们放鞭炮，拆哑炮，玩的不亦乐乎。突然，我手中捡的哑炮异样响起，一阵刺痛闪电般传来，低头看，我的小手鲜血淋漓，惨不忍睹。二姐迅疾抱起我往家跑，父亲看到我受伤的小手时气得暴跳如雷，母亲更是心急如焚。父亲骑上自行车，火急火燎地将我送到公社医院。一位姓浪的医生给我进行了处理包扎，后来经过好几次换药，终于痊愈，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自此以后，母亲经常叮嘱我“天黑了别在外边贪玩，记着早点回家！”害怕我再出现什么闪失。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并没有多少电器设备，当时最“时髦”的要数收音机了，那时每天下午的6点到6点半，是评书“杨家将”准时播放的时间。一到6点，家家户户几乎都在听这部小说，刘兰芳那高亢嘹亮的声音，缭绕在村子各各旯旯，刘兰芳的名字那真是家喻户晓。

我们家住在村子中间部位，每晚听完《杨家将》，村里的大人们便纷纷走出家门，聚集在十字路口交流聊天。他们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脱掉一只鞋，坐在屁股底下，围成一个大圆圈，交流“村政大事”，顺便吹吹牛。女人们一边纳鞋底或缝鞋垫，一边照看自家疯跑疯玩的娃娃。小孩子们则如撒了欢的小毛驴子一般，上蹿下跳，左冲右突。那时候我们最喜欢玩“捉迷藏”的游戏，我们喜欢藏在茅厕或者柴垛后面，隐身在黑暗中，小心脏激动得“彭彭”直跳，万一被找到就拼命向“家”跑。占“家”后就是赢家，这个“家”是游戏的起点。追逐过程中，追的拼命追，跑的全力跑，惊呼和嬉笑响彻在村庄上空。

那时每个行政村都有一处小学，上学非常方便。村里没有超市，但是有供销社的代销点，叫“代销处”。但是最受小孩子们欢迎的是走街串巷的货郎。他们有的挑着担，有的推着独轮车。最最关键的是，他们的货物可以任凭小孩子摸索把玩，不像代销点里的商品，高高在上，只能远观而不能亵玩焉。再有就是，遇到一些喜欢的文具或玩具，还可以偷偷拿家里的废旧物品换取。我就经常偷偷拿家里“不用的”东西换玩具和文具。有一次实在找不到旧衣服，旧鞋子了，我将姐姐的鞋子拿去换了梦寐以求的娃娃模，招来了母亲的一顿胖揍。

童年不仅仅有欢乐，也有忧愁。那时候的愁事就是农活，最最让人害怕的是麦收。现在的麦收都是联合收割机，省时、省力，效率也高，三五天就颗粒归仓。但记忆里的麦收则要持续时间大约一个月时间。

麦收之前，首先要碾场。选一块场地，将地面锄松，撒水，然后均匀地铺上一层去年收麦时碾压过的麦秸，再赶着牛拉着碌碡反复碾压，直到碾压得平实坚硬。然后，就是割麦子了。往往是在凌晨时候就要起床割麦，有的甚至是在夜里趁着皎洁的月光通宵收割。为了把麦茬割得低一点，要深深弯下腰去，麦芒如一根根锋利无比的钢针，直直地刺向手臂，脖子，脸颊。那种疼痛真是苦不堪言。长久的弯腰，腰会麻木得失去知觉。早上在地里草草吃过饭，还得趁温度不是很高，继续割一段时间，虽还不是七月流火的季节，但是五月的阳光也已是热辣无比，尤其在密不透风的麦田里，更是闷热无比。

割倒的麦子整齐地躺倒在垅沟上，等待打捆。捆麦子看似比割麦子轻省点，但是一上手才知道，割麦子累腰，捆麦子累手。捆上几个麦个子，手指就累到僵直，胳膊也酸痛无比，因为捆个子捆不结实是不行的，会影响后期的运送和碌割。

麦子捆好了，还要拉到场上。牛车，驴车，马车，有的没有牲口的人家直接一家老小齐上阵，推的推，拉的拉，几个人拉着满载的板车。由于田间道路坑洼不平，经常会发生翻车事件。于是乎又要把整车麦个子重新装一遍。

麦子上了场，还有一道工序——碌麦子。就是用碌刀将麦穗碌下，将多余的麦秸去掉。麦个子一个一个喂进来，手持碌刀的人，攒足了力气，将整个身子往压上去，方才能将一个麦个子碌开。一般人家都有四五亩麦子，一个一个碌下来，也得六七天。

后面的活儿——晒麦子，明显轻快点了。将麦子均匀地摊在场上，摊得越薄越好。还要不时翻动。我的母亲每天翻晒完一遍都累得满头大汗。麦子晒好后就可以打场了。有的人家用牛拉着石磙子打场，有的人家用骡子打场，当然也有的人家用人拉着石磙子打场。我那时候就有人家用拖拉机打场了。这大大加快了打场的速度。

打完场，接下来就是扬场，扬场的关键是风。扬场需要风，扬场前，用木锨把麦子扬起来测测风向，这是整个麦场最有技术的活了，而我的三姐做的非常的到位，现在想来仍想为她点赞。风把麦壳吹走，月亮型的麦堆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了。

多年后，历历往事时常在自己记忆的橱窗中回放。转眼间多年的时光过去了，而今的我，沉静依旧，缺少了一份伤感多了一点自信，时常喜欢在案件核审的海洋里漫步，寻找那种悄然逝去的年少情怀。在某个角落里或林荫下，当我闭上眼睛，仿佛能够聆听到母亲那亲切而遥远的声音，我又置身于儿时的岁月里……

我的书屋我的梦

张玉乾

从小，我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当一名作家，用笔来讴歌社会，赞颂美好的幸福生活。另一个愿望是拥有一间书屋，满屋书香，房屋四面都是书橱，伸手可及……

第一个愿望，还在缓慢前行的路上。第二个愿望2023年已经实现，拥有6000余册的家庭书屋已于2023年8月28号对外开放。

2023年年初，满心的想法，今年一定要实现两个愿望中的其中一个。

我找来了乡镇中的能工巧匠，用侄子张庆波专门贡献的上好木料，制作了一排三个五层大书橱，然后特意把两间门面房粉刷一新，作为家庭书屋。书屋装修好后，我精心将这些年来珍藏的2000多册图书和杂志分门别类，摆放齐整。我的哥哥张玉亮把自己的600多本书无私地贡献出来。我们桑中村退休的镇中学的老校长刘玉民老师听说我要建立家庭书屋时，也把这些年来的藏书《滨州地区志》《滨州市志》《惠民县志》《武定府全志》《桑落墅镇志》全送了过来。庄乡邻居送来了五卷本成套的《毛泽东选集》，乡镇和联村的领导们听说我自费办起了乡村书屋，在县里给要来了一批《农业知识》《农村普法教育》和各种少儿读物上千册。我又和几个文友几次到滨州市新华书店、滨州怡园旧书市场、济南市中山公园旧图书市场购买书籍。最后又在网上邮购了建国七十年来优秀文学作品文库中的全套长篇小说卷、中篇小说卷和短篇小说卷。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书屋终于有了我梦想中的模样。6000多册各类图书，各种中外文学名著，史志传说以及杂志刊物，终于可以向桑落墅全街，向周围的村民们、学生们开放了。我的家庭书屋里的所有图书，可以随便借，随便看，如果感觉在我的小书屋里阅读不方便，还可以带回家去阅读，唯一的要求是，要爱惜图书，看完后必须要完璧归赵。

2023年，还有一个也算是我家庭和个人的大事，是我写的散文《麻家台子》登上了《勃海》文学杂志第二期，这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从小当作家的愿望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自己暗下决心，我会继续努力，坚守农村，坚守家乡这片古老的土地，争取写出家乡的人风历史，古村古貌，写出更多反映家乡，反映美好乡村幸福生活的文章，不负青春，不负年华。

小小的家庭书屋变成了一个美丽乡村的心灵驿站，在这里乡亲们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探讨，而我自己也能借此静心畅游文化知识的海洋，精心描绘美丽乡村的安谧怡静！

请记住这个美好的时子，2023年8月28号，美丽乡村书屋开门迎客。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梦想，万一实现了呢？

金边儿虎皮兰

吕言红

不知从何时起我喜欢上了花花草草，家里逐渐增添新的成员，大都是常绿常新的绿植，我喜欢院落中的一抹绿。它们不骄不躁，不嫉妒不争宠，洋溢着积极向上的生命状态，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三年前我在市场买了一株盆景，学名——虎皮兰，它绿色的叶子四周镶嵌着一层金边，在阳光的照射下是如此高贵而又不张扬。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大地复苏，伴随着院里石榴树抽新枝发新芽，冒出一个个尖尖的鼓起的小嫩芽儿。这时分明感受到，院子里的春天生机盎然。石榴树下的这株虎皮兰努力向上生长着，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勃勃生机。

初夏季节迎来阵阵石榴花香，母亲每天都会驻足观看，欣赏着花团锦簇的石榴花，脸上露处笑容，在母亲眼里石榴花开的季节是美好的。此时，石榴树旁边的虎皮兰依然默默地努力向上生长，母亲不经意间瞄了一眼石榴树旁边的虎皮兰，呀！它孕育出一棵小生命，如同一个刚出生的娃娃，随着被风吹着摇动的石榴花，泛着点点金光，笑嘻嘻，俏咪咪。母亲喊我过来，快看，这盆花有长出来一棵。感受着母亲传来的惊喜，我三步并作两步了到虎皮兰跟前儿，看到新生命的出现，我们的内心是喜悦的，是感动的。这时我感受到优雅的绽放着生命的魅力。这像极了母亲的性格，与世无争，默默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虽然母亲不识字，她始终教育我们做人要正直，不争不抢，善于处下。

秋天，火红的石榴挂满枝头，个个吸收足了养料，在阳光的映衬下，红红的脸蛋儿如同大姑娘俏媳妇儿，低着头娟然而笑。这时隔壁家小侄儿不时过来瞧瞧，他忽闪着两只大眼睛，仰着头踮着脚往上跳，一下、两下……小家伙儿跳累了，奔我而来，裂开嘴笑，露出两颗小虎牙，格外喜人。他对我说：“大妈，我为啥够不到石榴？是不是明年我长高了，就可以伸手就能摘到甜石榴？”说着拉着我向石榴树下走来。恰好来到虎皮兰跟前，好奇心使然，指着它说：“大妈，我妈妈也养了一盆这样的花，还不让我和哥哥碰呢。”

这时我蹲下身子，抚摸着孩子的头说：“来，宝贝儿，大妈告诉你，这盆花的学名叫虎皮兰，原产印度及非洲热带地区，它对环境适应性极强，我们要学习它的坚韧精神，无论遇到任何环境、任何困难，相信凭借我们的能力，一定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小家伙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仰起头看着树上的石榴，再看一下我，撅着小嘴儿不说话。我拿来剪刀剪下两个最大的石榴，他抱着石榴一蹦一跳地回家了。我相将来有一天，他一定会懂得石榴树下、虎皮兰前，大妈对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儿嘱托。

初冬季节，阵阵寒风扫落叶。我不禁裹紧衣领在石榴树前走过，这时母亲嘱咐我把虎皮兰搬进屋里。每次路过阳台，我都会停下脚步，细细打量着它，如同出自一位巧夺天工艺人之手的大作。蕴藏着冬的能量，厚积薄发。像是铆足了劲儿等待来年开春儿竞相绽放。它们的根部越长越壮实，越长越有形，雕琢的如同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个个都似天然化妆师，悄悄变换着俏模样：上尖下宽的叶子，如俏姑娘细细的柳叶眉瓜子脸，似乎都在跃跃欲试看谁出落更水灵。

日子久了，我感受到，原来花草植物是有灵性的，人若有情花草自有真情在。花开有开花的魅力，不开花的拥有独特的气质，如同这盆虎皮兰，独有雍容华贵。

我的老年大学生活

孙静

当笔尖落在日记本上，稍不留意又把日期写成了2023，才恍然想起2023年已经悄然逝去了。

回首一年的工作和生活，虽然日子平淡，却处处透着暖暖的阳光的味道。2023年，我最开心的事情是加入了老年大学的写作班。

当我第一次走进老年大学的校门，拿着笔记本，端正的坐在课桌前的时候，仿佛回到了少年时光，静静的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

人到中年，似乎渐渐失去了对自我的关注，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工作和家庭上，关心老人的健康，关心孩子的学习和成长……生活中的小美好却被我忽略了，比如走在路上，吹起我头发的微风；比如夕阳西下时，天边灿烂的晚霞；比如小区里一个骑着小自行车的女孩儿，跟一只流浪猫咪的对话。

进入写作班之后，我又重拾了这份对生活的关注。

班里不但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杨老师给我们上课，我还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同学。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感悟变成优美的文字呈现在大家面前。

还有的同学同时在学国画，学书法，学京剧。我争取明年也要多报考一些班级，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在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血脉就会觉醒，比如，开始喜欢京剧，国画，书法等等。

记得有人说，人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悟。

但是，青春不只是年龄吧，更多的是年轻的心态。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让我们都拥有一颗少年的心去感受和探索生活。

跟优秀的人在一起，我一定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希望2024年我们都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

国画 王玉英

杰瑞太太的宠物

刘红飞

杰瑞太太今年79岁了，住在纽约的一处别墅里，家里装修豪华，干净利索一尘不染，杰瑞太太年轻时漂亮能干，丈夫对她宠爱有加。因为她喜欢安静，又喜欢花花草草，丈夫就给她买了这栋带花园的别墅。现在丈夫已经去世10多年了，有两个子女，也都非常优秀，但是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也没多少时间陪她，偶尔打个电话或者开车过来看看她就回去了，平常就是杰瑞太太自己一人在家，以前孩子也给她找过几个保姆，她不是嫌弃她们打扫的不干净就是嫌弃她们做的饭不好吃，都被她辞退了。现在只有一个帮工过几天来一次，打理她后花园的花花草草。

虽然快80岁了，她还能开着她的小车到市区购物，有时候还找几个老朋友聊聊天。

前阵子孩子还说给她找一个好一点老人院，那里都是老人，也可以相互聊聊天，也有专业的护工照顾。她过去看了看，感觉到那里都是老人，到那里感觉自己也老了许多，也好像失去了自由，她不喜欢那种感觉，她觉得自己还没到需要住老人院的地步，她还能自己照顾自己。孩子们也不再强求她了，她也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前孩子怕她一个人寂寞，也给她带过来一只宠物狗，但是狗狗身上的味道和掉的随处可见的毛发让爱干净的杰瑞太太受不了，就把狗狗送给了她的帮工喂养。

今年的秋天好像来的早些，这几天院里的树也开始发黄掉叶，天气有点凉了，杰瑞太太好几天没出门了，以往她寂寞的时候就坐在二楼的阳台上，看偶尔从门前走过的车辆，有认识她的人路过的时候就和她打个招呼，这几天不知道怎么半天没看不到一辆车走过。

这天她又坐在阳台上，“今天的太阳真暖和。”她这样想着，坐上了这个陪了她多年的躺椅上，顺手盖了一床毛毯。

杰瑞太太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迷迷糊糊半睡半醒的状态，这时候有一个嗡嗡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她用力睁开眼睛看了看，有一只苍蝇在她面前转来转去，特爱干净的她这辈子最恨苍蝇了，她的家里绝对不能有苍蝇出现，但今天不想管它了，她懒洋洋地不想动。苍蝇像是故意和她做对，一会落在她的手上，一会又落在她的脸上，弄得她心烦意乱的，她躺不住了，她拖着那压麻了的腿，一瘸一拐地找到苍蝇拍开始追着苍蝇打，但是苍蝇好像和她捉迷藏，一会东一会西，你找它的时候不知道落在哪里，刚坐下它又在面前转圈。

也许是真老了，连个苍蝇都打不着了。杰瑞太太想到这里就索性不管它了，苍蝇也像是看懂了什么，就落在不远处的一片花的叶子上不动了，也和杰瑞太太一样晒起太阳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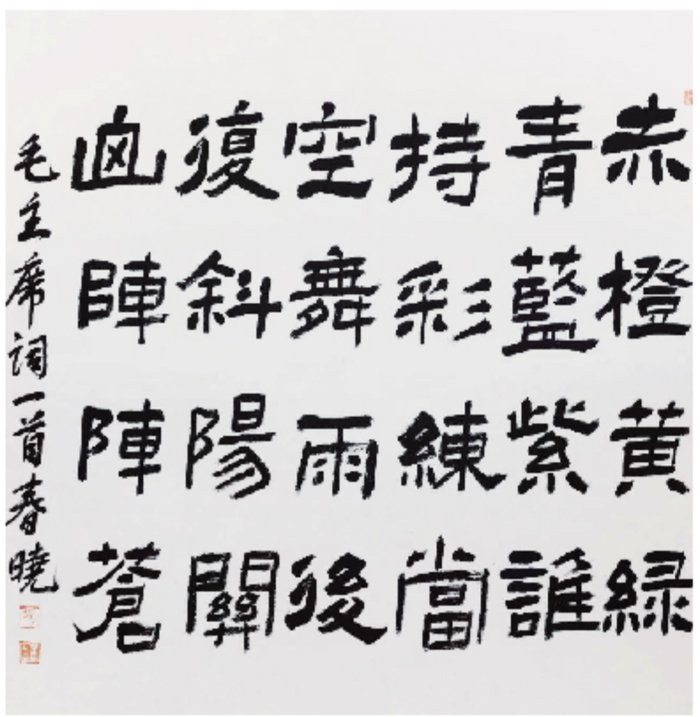
天越来越冷了，杰瑞太太这几天有点感冒，她不想打扰孩子们的正常生活，便在药箱的一堆药里找到感冒药吃了，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当她睡醒了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感觉还是一点也不想动。但是感觉肚子里没有一点食物，她就拖着酸痛的身子在冰箱里找到面包和牛奶简单地吃了一点。这时候她才发现今天苍蝇没有过来吃她剩下的面包屑。这几天苍蝇都是一直跟在她的后面，她走那里就跟到那里，她看着除了她自己以外苍蝇就是唯一的活物了，她就和它聊天，她把她年轻时候的事情和苍蝇唠唠叨叨地讲个不停，苍蝇似乎是听懂了她讲的，一会高兴地飞得老高，一会又像是难过了就飞到她前面一动不动。以前吃完饭她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这几天她故意剩一点面包屑给苍蝇吃，苍蝇也每次吃完饭就落在她的面前听她说话，她觉得只有苍蝇喜欢听她说话，她也感觉有点喜欢它了！

这次吃完饭没看到苍蝇飞过来，杰瑞太太就找遍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没有发现苍蝇的影子，她像丢了一个好朋友一样难过，自言自语地说，连一只苍蝇也嫌弃我，不愿意听我老太太说话。她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今天的天气挺好，杰瑞太太的感冒好了许多，她又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突然发现在她的阳台的栏杆上落着一只苍蝇——不对是两只，原来它不是嫌弃我，是又找了一个小伙伴来，她急忙找来她吃的面包捏碎了放到阳台的小桌子上。两只苍蝇好像非常高兴，在她面前飞来飞去，像是在给杰瑞太太跳舞唱歌。杰瑞太太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

这天杰瑞太太的帮工来给她打理花园里的花草，他先摁了一下门铃，没有反应，他看了一下杰瑞太太的车还在门前，断定她没出门，可能睡着了听不到。那就先去后花园把那里的花草打理好吧！想到这里，他径直去后花园了，等到他整理得差不多了，也没看到杰瑞太太出现。往日只要看到他来杰瑞太太就和他聊个不停，想到这里他又狠狠地敲起门来，但是里面没有一点动静，打她的电话也没有人接。他又联系了杰瑞太太的孩子们，孩子们也马上驱车赶了过来。当人们打开房门进去的时候，见杰瑞太太半坐在跟了她多年的躺椅上，在夕阳的照射下一动不动，脸上带微笑，已经去世多时了。手边的小桌子上有一堆面包屑，在她的面前有两只苍蝇飞来飞去。像是唱歌也像是哭泣，像是高兴也像是难过。

但是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们。



书法 张春晓

地址：文庙街24号融媒体中心 联系电话：5326326 印刷：滨州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电话：3186716）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